

# 怒苏语老姆登话的指示词及其空间范畴\*

谭丽亚 陈海宏

[摘要] 指示词一般多为横向的“近—远”二分或“近—中—远”三分，而云南怒苏语老姆登话的指示词既有横向的“近—远—更远”三分，又有纵向的“高—平—低”三分。在语法功能上，怒苏语老姆登话的指示词除了用作指示限定词外，还派生出指示代词的句法功能；部分指示词有单指和多指之分，甚至还和量词同音异义。在实现手段上，怒苏语老姆登话的指示词不仅通过语音屈折手段来表达空间范畴，其内部还通过隐喻或泛化机制表现为一定的空间性级差序列。怒苏语老姆登话繁复的指示词系统与怒族人民所居住的怒江地区的自然环境及其山川走向有密切的指向关系，呈现出一定的空间性、连续性和象似性，有其独特的时空认知背景。

[关键词] 怒苏语 老姆登话 指示词 空间范畴 语音屈折

## 一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孙宏开、刘璐（1986:48）将怒苏语的指示词分为方位指示词、定指指示词和复指指示词三类，并指出怒苏语的方位指示词和定指指示词有远近和高低的区别。张济民（1987）指出苗语川黔滇方言中的一般指示词和地形指示词除具有“指示”的性质外，也具有表示“方位”的性质。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指示词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薄文泽（2006）把泰语中能表示替代的第3调指示词称为指示代词，把单纯表示指示、不能替代别的词语的第4调指示词称为指示形容词。刘丹青（2008:399–400）也把只能在名词前指示、不能单独代替名词作论元、只能起限定作用的指示词归入指示形容词，可以单独代替名词作论元的指示词称为指示代词。陆天桥（2013）把指示词分为指示限定词（demonstrative determiners）和指示代词（demonstrative pronouns）两类，并指出侗台语指示词用语音屈折来区分语法功能。根据黄成龙（2016:119–127）对羌语荣红话指示代词的研究，高韬、周俊勋（2018）进一步指出南部羌语四个方言点的指示代词都存在指示性代词和指示性形容词两类，指示性代词都能直接充当论元成分，指示性形容词需要与量词组合才能充当论元成分。刘丹青、刘海燕（2005）指出，跨语言和跨方言考察表明，如果不同范畴的指示词在语义细度方面存在差异，那么总是遵循如下一个等级序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野下滇藏交界区怒族的语言变异研究（24XYY017）”、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贡山怒族阿怒语调查研究（YB2021093）”及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怒江地区‘直过民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及提升路径研究（2024J0690）”的成果之一。文章内容曾在“《民族语文》第十五届学术研讨会”（云南民族大学，2022年9月23—25日）上宣读，与会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列：处所>个体>时间>程度、方式。洪波、黄涓（2022）将巴别壮语指示词的功能分为指示功能和称代功能，在刘丹青（2008:402）的基础上增加了行为事件指示。

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笔者多年来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老姆登村的田野调查<sup>①</sup>，从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角度探讨怒苏语老姆登话指示词系统在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所呈现出的规律性及其与空间范畴的密切联系。

## 二 怒苏语老姆登话指示词的类别

作为山地民族，怒族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怒江大峡谷的高山密林之中，因此怒苏语多分指示词系统所指示的空间范畴呈现出平行性和立体性。

Diessel (1999:51) 将指示词的语义特征分为直指类特征 (deictic features) 和性质类特征 (qualitative features) 两类。其中，直指类特征包括距离意义 (distance)、可见度 (visibility)、高度 (elevation)、地理特征 (geography)、位移特征 (movement)；性质类特征包括本体 (ontology)、生命度 (animacy)、人 (humanness)、性别 (sex)、数 (number)、界限 (boundedness)。

本文根据怒苏语老姆登话指示词在距离范畴内的语义区分度，将其分为空间方位指示词和定指指示词两大类，其中空间方位指示词又可以按照平行和高低（或立体）进行分类。

### （一）空间方位指示词

孙宏开、刘璐（1986:48-49）以怒苏语中部方言知之罗<sup>②</sup>话为代表，指出怒苏语最常用的空间方位指示词有远近、高低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

表 1 怒苏语知之罗话的基本方位指示词

近指	远指
ci <sup>31</sup> “这（指说话人所在的位置）”	u <sup>31</sup> “那（指高于说话人所在地的位置或江河上游的方向）”
	tchi <sup>31</sup> “那（指同说话人所在地处于平行位置的地方）”
	ma <sup>31</sup> “那（指低于说话人所在地的位置或江河下游的方向）”

以上四个基本方位指示词一般不单用，需要同量词组合成短语才能作句子成分。其中，近指 ci<sup>31</sup> “这”和远指 tchi<sup>31</sup> “那（平指）”通过声母的语音交替形成“近—远”对立，差异仅在声母；但 ci<sup>31</sup> “这”跟另外两个远指指示词 u<sup>31</sup> “那（高指和上指）”和 ma<sup>31</sup> “那（低指和下指）”的语音形式差别较大，声母和韵母均不同，只有声调相同。

同为怒苏语中部方言，老姆登话比知之罗话多了近指指示词 eo<sup>35</sup> 和 ea<sup>35</sup> “这”、远指指示词 tchu<sup>55</sup> “那”和更远指指示词 ua<sup>55</sup> ua<sup>31</sup> “那”四个空间方位指示词。因此，老姆登话的空间方位指示词不仅有横向的“近—远—更远”三分，远指还有纵向的“高—平—低”三分。

<sup>①</sup> 怒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是怒族四个支系之一的怒苏支系所使用的一种语言，属于濒危语言，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子里甲乡和架科底乡等地，使用人数约为12850人（福贡县怒族学会2022年8月18日提供）。本文怒苏语语料来自笔者在老姆登村的田野调查（2021年8月、2022年8月、2023年8月）。该调查点属于怒苏语中部方言，发音合作人主要是仁丽英（女，怒族，70岁，退休小学教师）、阿普干（男，怒族，65岁，农民）、伍慧玲（女，怒族，21岁，在校大学生）。

<sup>②</sup> “知之罗”即现“知子罗”，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乡，曾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府和原碧江县城所在地。

### 1. 平行分类

由于怒苏语老姆登话空间方位指示词所指示的范围比较清楚，因此可以进行多个平行分类，相互之间不存在包含关系。如表2所示：

表2 怒苏语老姆登话空间方位指示词的平行分类

近指	远指	更远指
ei <sup>31</sup> “这（指说话人所在的位置，范围较宽）”	téhi <sup>31</sup> “那（与说话人平行的位置，范围较宽）”	ua <sup>55</sup> ua <sup>31</sup> “那（与说话人平行的位置）”
eo <sup>35</sup> /ea <sup>35</sup> “这（指说话人所在的位置，范围较窄）”	tehu <sup>55</sup> “那（与说话人平行的位置，范围较窄）”	

在老姆登话中，空间方位指示词 ei<sup>31</sup>、eo<sup>35</sup>、ea<sup>35</sup> “这”都可以表示近指，但搭配不一样。ei<sup>31</sup> “这”后一般接怒苏语最常用的方位标记 (de<sup>35</sup>)ba<sup>31</sup>，这三个音节的元音都是前元音，指示的范围相对较宽，其中 de<sup>35</sup> 在快速表达时可以省略；而 eo<sup>35</sup> “这”后一般接方位标记 du<sup>55</sup>，两个音节的元音都是后元音，指示的距离较近。eo<sup>35</sup>、ea<sup>35</sup> 用作指示代词时后面可以不接方位标记。例如：

(1) ei<sup>31</sup> de<sup>35</sup>ba<sup>31</sup> ma<sup>31</sup>iā<sup>31</sup> lɔ<sup>35</sup>.

这 方位标记 很 暖和

这地方很暖和。

(2) eo<sup>35</sup> du<sup>55</sup> ma<sup>31</sup>iā<sup>31</sup> tshui<sup>35</sup>.

这 方位标记 很 热

这里很热。

(3) ei<sup>31</sup> ba<sup>31</sup> la<sup>35</sup> li<sup>31</sup> me<sup>55</sup>!

这 方位标记 到 来 语气助词

到这里来吧！

(4) ja<sup>35</sup> ea<sup>35</sup> nji<sup>31</sup>, no<sup>55</sup> ua<sup>31</sup> nji<sup>31</sup>, ?no<sup>53</sup> ua<sup>55</sup> ua<sup>31</sup> nji<sup>31</sup>.

我 这 在 你 那 在 他 那 在

我在这里，你在那里（不太远的高处或上处），他在那里（很远）。

老姆登话的远指指示词 téhi<sup>31</sup>、tehu<sup>55</sup> “那”分别与近指指示词 ei<sup>31</sup>、eo<sup>35</sup> “这”对举，指示与说话人平行的位置。téhi<sup>31</sup> “那”和 ei<sup>31</sup> “这”一样后接方位标记 (de<sup>35</sup>) ba<sup>31</sup>，而 tehu<sup>55</sup> “那”加方位标记 e<sup>31</sup> 后则位于所指示名词的后面。例如：

(5) téhi<sup>31</sup> de<sup>35</sup>ba<sup>31</sup> ja<sup>35</sup> ie<sup>31</sup> ma<sup>55</sup> nur<sup>35</sup>.

那 方位标记 我 去 不 想

那地方我不想去了。

(6) lia<sup>35</sup> tehu<sup>55</sup> e<sup>31</sup> ma<sup>31</sup>iā<sup>31</sup> ge<sup>35</sup> a<sup>31</sup>!

地 那 方位标记 很 好 语气助词

那边的地很好啊！

老姆登话的重叠式远指指示词 ua<sup>55</sup>ua<sup>31</sup> 可以表示更远的地方，音程越长，指示的距离越远。例如：

(7)  $\eta\alpha^{35} du^{31} \quad eo^{35} ni^{55}, no^{55} du^{31} \quad uo^{31} ni^{55}, ?no^{53} du^{31} \quad ua^{55} ua^{31} ni^{55}.$

我 复数标记 这 坐 你 复数标记 那 坐 他 复数标记 那 坐

我们坐这儿，你们坐那儿（不太远的），他们坐那儿（远处）。

(8)  $mpui^{35} ei^{31} ba^{31} \quad li^{31} khui^{31}, u^{31} ba^{31} \quad li^{31} khui^{31}, ua^{55} ua^{31} ba^{31} \quad li^{31}$

菌子 这 方位标记 也 有 那 方位标记 也 有 那 方位标记 也

$khui^{31} io^{35}.$

有 语气助词

菌子这边也有，那边也有，（更远的）那边也有。

## 2. 高低（或立体）分类

根据怒族人民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和山川走向，怒苏语的指示词系统所表征的指示空间不仅可以进行平行分类，远指还可以进行高低（或立体）分类。如表 3 所示：

表 3 怒苏语老姆登话空间方位指示词的高低（或立体）分类

近指	远指	更远指
$ei^{31}、eo^{35}、ea^{35}$ “这（指说话人所在的位置）”	$u^{31}/ua^{31}$ “那（高指或上指，高于说话人的位置）”	$ua^{55} ua^{31}$ “那（高指、平指均可）”
	$tchu^{31}$ “那（平指，与说话人平行的位置，范围较宽）”	
	$tchu^{55}$ “那（平指，与说话人平行的位置，范围较窄）”	
	$ma^{31}$ “那（低指或下指，低于说话人的位置）”	

在老姆登话表示高低（或立体）的方位指示词中， $u^{31}$  和  $ua^{31}$  “那（高指或上指）”都表示远指，其中  $u^{31}$  后接方位标记  $(de^{35})ba^{31}$ ，而  $ua^{31}$  后可不接方位标记。 $ma^{31}$  “那（低指或下指）”后既可接方位标记  $khua^{35}$ ，也可直接和名词组合成指名短语。例如：

(9)  $u^{31} de^{35} ba^{31} \eta\alpha^{35} du^{31} \quad phe^{31} dz\tilde{o}^{35} \quad le^{55}.$

那 方位标记 我 复数标记 到 动态助词 语气助词

那地方我们到过了。

(10)  $?no^{53} ua^{31} ni^{31}.$

他 那 在

他在那里。

(11)  $ma^{31} khua^{35} \quad lu^{53} thi^{31} lo^{53} khui^{31}.$

那 方位标记 石 一 块 有

那里有块石头。

(12)  $ma^{31} a^{31} mu^{31} lia^{35} ma^{31} ia^{31} \eta\alpha^{53}.$

那 玉米 地 很 低

那玉米地很低。

老姆登话远指指示词  $ua^{31}$  “那”的重叠形式  $ua^{55} ua^{31}$  “那”不仅可以表示横向的距离空间，还可以表示纵向的高度空间，指更高的地方。例如：

(13)  $ua^{55} ua^{31} ma^{31} ia^{31} mpui^{31} kua^{31} \quad si^{53} dz\tilde{o}^{35} \eta\alpha^{35} na^{35} \quad ne^{35} kha^{53} li^{31} le^{53}.$

那 很 高 结构助词 树 我 与格标记 砍 下 来 语气助词

把上边那棵很高的树给我砍下来吧！

老姆登话的部分指示词还可以和某些重读音节组合表现说话者对高低的感知，强调某种特定的高度空间。和音程与距离成正比一样，重读也与高低成正比。例如：

- (14) *sij<sup>53</sup>dzer<sup>35</sup> ei<sup>31</sup> dzer<sup>35</sup> t<sup>53</sup>m<sup>31</sup>, u<sup>31</sup> dzer<sup>35</sup> kia<sup>35</sup> t<sup>53</sup>m<sup>31</sup>, u<sup>31</sup> dzer<sup>35</sup> kia<sup>35</sup>le<sup>31</sup>kia<sup>31</sup> t<sup>53</sup>m<sup>31</sup>.*  
树 这 棵 高 那 棵 更 高 那 棵 最 高  
这棵树很高，那棵树更高，那棵树最高。

在例(14)中，发音合作人特意重读 *kia<sup>35</sup>le<sup>31</sup>kia<sup>31</sup>* “最”的第一个音节 *kia<sup>35</sup>*，用来强调她对远处最高的那棵树的感知。

综上所述，怒苏语老姆登话的空间方位指示词主要用作修饰语，是用来限定修饰量词、名词等体词短语的所指范围并表示界定等语义的语法成分，属于指示限定词，一般不会单独出现在主、宾语等论元位置。

## (二) 定指指示词

根据怒苏语老姆登话定指指示词的语义功能，可将其分为修饰（或限定）性的定指指示词、指代性的定指指示词和回指指示词三类。其中，修饰（或限定）性的定指指示词属于指示性形容词或指示限定词，指代性的定指指示词实际上就是指示代词，回指指示词的意义则较为虚化。

### 1. 修饰性的定指指示词

老姆登话修饰性的定指指示词和空间方位指示词一样，也可以进行平行分类和高低（或立体）分类，甚至有些指示词还可以区分单数和复数。如表4所示：

表4 怒苏语老姆登话的修饰性定指指示词

近指	远指	更远指
<i>ei<sup>31</sup>、eo<sup>35</sup> “这（一般指单数）” ea<sup>35</sup> “这（一般指复数）”</i>	<i>u<sup>31</sup> “那（高指或上指，一般指单数）” ua<sup>31</sup> “那（高指或上指，一般指复数）”</i>	<i>ua<sup>55</sup>ua<sup>31</sup> “那（高平指、 单复数均可）”</i>
	<i>tchi<sup>35</sup>/g<sup>53</sup> “那（平指，一般指单数）” tcha<sup>35</sup> “那（平指，一般指复数）”</i>	
	<i>ma<sup>31</sup> “那（低指或下指，单复数均可）”</i>	

老姆登话修饰性定指指示词的远指 *u<sup>31</sup>/ua<sup>31</sup>* “高指或上指”、*tchi<sup>35</sup>* “平指”、*ma<sup>31</sup>* “低指或下指”分别与空间方位指示词的远指 *u<sup>31</sup>* “高指或上指”、*tchi<sup>31</sup>* “平指”、*ma<sup>31</sup>* “低指或下指”对应，属于语音屈折构形法。另外，老姆登话修饰性的近指定指指示词 *ei<sup>31</sup>、eo<sup>35</sup>、ea<sup>35</sup>* “这”和数量词组合时有单指和多指之分，*ei<sup>31</sup>、eo<sup>35</sup> “这”*后接个体量词一般指单数（后接数词“一”可以省略），若指复数一般只接不定量词（集合量词）*phō<sup>35</sup>、dō<sup>31</sup>* “些”；而 *ea<sup>35</sup> “这”*要和“二”及“二”以上的数词结合，后接数词不能省略。例如：

- (15) *su<sup>35</sup> ei<sup>31</sup> ?iu<sup>53</sup> ne<sup>31</sup> ge<sup>35</sup> su<sup>35</sup>.* 这个人是好人。

人 这 个 话题标记 好 人

- (16) *su<sup>35</sup> ea<sup>35</sup> m<sup>55</sup> ?iu<sup>53</sup> ne<sup>31</sup> ge<sup>35</sup> su<sup>35</sup>.* 这两个人是好人。

人 这 两 个 话题标记 好 人

- (17) eo<sup>35</sup> ku<sup>31</sup> ne<sup>55</sup> pe<sup>55</sup>ta<sup>55</sup>. 这个是帽子。  
这 个 话题标记 帽子
- (18) yɑ<sup>35</sup> ei<sup>31</sup> phɑ<sup>35</sup> ga<sup>53</sup> xi<sup>55</sup>xi<sup>55</sup> uɑ<sup>53</sup>to<sup>31</sup> mi<sup>31</sup> za<sup>31</sup> gw<sup>35</sup>a<sup>55</sup>. 我 这 些 衣服 红 红 穿 姑娘 小称标记 喜欢  
我喜欢这些穿红衣服的小姑娘。
- (19) ?nɑ<sup>53</sup> za<sup>55</sup> yɛ<sup>31</sup> eo<sup>35</sup> do<sup>31</sup> gw<sup>35</sup>a<sup>55</sup>. 他 小称标记 孩 这 些 喜欢  
他喜欢这些小孩。

老姆登话表达近指的修饰性定指指示词 eo<sup>35</sup> 和表达远指的修饰性定指指示词 ɑ<sup>53</sup> 主要用来指示人或事物的性质、形状或者方式等等，其中 eo<sup>35</sup> “这”来自表达近指的空间方位指示词 eo<sup>35</sup>，表达远指的 ɑ<sup>53</sup> “那”则与定指指示词 eo<sup>35</sup> “这”的元音相似。例如：

- (20) eo<sup>35</sup> kw<sup>55</sup> ma<sup>55</sup> ma<sup>53</sup> do<sup>31</sup>. 这 样 做 不 行  
这样做不行。
- (21) khui<sup>55</sup> u<sup>31</sup> kɑ<sup>55</sup> ɑ<sup>53</sup> gw<sup>55</sup> zj<sup>55</sup>. 狗 那 只 那 语气助词 大  
那只狗那么大。

在老姆登话的远指指示词中，u<sup>31</sup> “那（高指或上指）”一般指单数，ua<sup>31</sup> “那（高指或上指）”一般指复数。ma<sup>31</sup> “那（低指或下指）”单复数均可。例如：

- (22) su<sup>35</sup> u<sup>31</sup> ?iu<sup>53</sup> nɑ<sup>55</sup> dzo<sup>35</sup> ni<sup>35</sup>. 人 那 个 你 旁边 在  
那个人在你旁边。
- (23) su<sup>35</sup> ua<sup>31</sup> m<sup>55</sup> ?iu<sup>53</sup> nɑ<sup>55</sup> dzo<sup>35</sup> ni<sup>35</sup>. 人 那 两 个 你 旁边 在  
那两个人在你旁边。

老姆登话的远指指示词 təhi<sup>35</sup> “那”和近指指示词 ei<sup>31</sup> “这”一样都是平指，一般指单数；而指示复数的 təha<sup>35</sup> “那”和 ea<sup>35</sup> “这”则是在上述单数指示词的基础上把元音 i 变为 a，和表示低指或下指的远指指示词 ma<sup>31</sup> “那”的元音一样。例如：

- (24) mju<sup>55</sup> ei<sup>31</sup> kha<sup>53</sup> tshi<sup>55</sup> ga<sup>31</sup>, mju<sup>55</sup> təhi<sup>35</sup> kha<sup>53</sup> dzo<sup>53</sup> ga<sup>31</sup>. 刀 这 把 旧 语气助词 刀 那 把 新 语气助词  
这把刀旧，那把刀新。
- (25) ea<sup>35</sup> m<sup>55</sup> ku<sup>31</sup> ne<sup>55</sup> pe<sup>55</sup>ta<sup>55</sup>, təha<sup>35</sup> m<sup>55</sup> ku<sup>31</sup> ne<sup>55</sup> pe<sup>55</sup>ta<sup>55</sup> ma<sup>55</sup> uɑ<sup>55</sup>. 这 两 个 话题标记 帽子 那 两 个 话题标记 帽子 不 语气助词  
这两个是帽子，那两个不是帽子。

在老姆登话中，修饰性的定指指示词还可以用来指示时间。指示词的空间义向时间义延伸是人类语言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怒苏语老姆登话也是如此。例如：

- (26) ei<sup>31</sup> ni<sup>31</sup>, yɑ<sup>35</sup> a<sup>31</sup>təhu<sup>35</sup> bo<sup>55</sup> le<sup>31</sup>. 这 天 我 差点 摔 语气助词  
今天，我差点摔了。

- (27) ea<sup>35</sup> ni<sup>55</sup> so<sup>55</sup> ni<sup>31</sup> g̃ra<sup>53</sup> la<sup>55</sup> ga<sup>31</sup>.  
这 两 三 天 冷 来 语气助词  
这两三天冷起来了。
- (28) u<sup>35</sup> ni<sup>31</sup> la<sup>35</sup> gua<sup>31</sup> thi<sup>31</sup> ea<sup>35</sup> ?iu<sup>53</sup> za<sup>31</sup>.  
那 天 来 动态助词 一 百 人 才  
那天才来了一百人。
- (29) t̃ha<sup>35</sup> m̃<sup>55</sup> ni<sup>31</sup> ña<sup>35</sup> fu<sup>31</sup>k̃o<sup>35</sup> ba<sup>55</sup> ni<sup>55</sup>.  
那 两 天 我 福 贡 动态助词 在  
那两天我在福贡。

## 2. 指示代词

老姆登话的指示代词表示一定的空间距离、位置和方向以及人或物，可以独立作主语、宾语等等，句法功能多样。例如：

- (30) eo<sup>35</sup> thi<sup>31</sup> xuə<sup>35</sup> ni<sup>55</sup>.  
这 一 下 坐  
在这坐一下。
- (31) eo<sup>35</sup> ne<sup>31</sup> ña<sup>35</sup> dw<sup>31</sup> uo<sup>35</sup>sw<sup>55</sup> yw<sup>31</sup> iɔ<sup>35</sup>.  
这 话题标记 我 复数标记 书 读 房  
这就是我们学校。
- (32) si<sup>53</sup>d̃ər<sup>35</sup>u<sup>31</sup> ma<sup>31</sup>iã<sup>31</sup> m̃ur<sup>31</sup>.  
树 那 很 高  
那棵树很高。
- (33) eo<sup>35</sup> ne<sup>31</sup> ña<sup>35</sup> la<sup>53</sup>t̃ehu<sup>55</sup>, uo<sup>31</sup> ne<sup>31</sup> no<sup>55</sup> la<sup>53</sup>t̃ehu<sup>55</sup>.  
这 话题标记 我 手镯 那 话题标记 你 手镯  
这是我的手镯，那是你的手镯。

在老姆登话中，指示代词大多为单音节，如近指指示代词 eo<sup>35</sup>、ea<sup>35</sup>、ei<sup>31</sup> “这” 和远指指示代词 u<sup>31</sup>、uo<sup>31</sup>、t̃ehi<sup>35</sup>、t̃ha<sup>35</sup> “那”，这些单音节指示代词可以单独运用并担当论元角色；此外，还有双音节远指代词，通过重叠变调以及拖长声音的方式来表示比单音节指示词所指更远的地方，如表更远指的 ua<sup>55</sup>ua<sup>31</sup> “那”。例如：

- (34) eo<sup>35</sup> ne<sup>31</sup> ña<sup>35</sup> tha<sup>55</sup>, uo<sup>31</sup> ne<sup>31</sup> no<sup>55</sup> tha<sup>55</sup>,  
这 话题标记 我 从属标记 那 话题标记 你 从属标记  
ua<sup>55</sup>ua<sup>31</sup> ne<sup>31</sup> ?no<sup>53</sup> du<sup>31</sup> tha<sup>55</sup>.  
那 话题标记 他 复数标记 从属标记  
这是我的，那（不太远）是你的，那（远处的）是他们的。
- (35) eo<sup>35</sup> ne<sup>31</sup> ña<sup>35</sup> pe<sup>55</sup>ta<sup>55</sup>, uo<sup>31</sup> ne<sup>31</sup> no<sup>55</sup> pe<sup>55</sup>ta<sup>55</sup>.  
这 话题标记 我 帽子 那 话题标记 你 帽子  
这是我的帽子，那是你的帽子。
- (36) ña<sup>35</sup> ea<sup>35</sup> ni<sup>31</sup>, no<sup>55</sup> uo<sup>31</sup> ni<sup>31</sup>, ?no<sup>53</sup> ua<sup>55</sup>ua<sup>31</sup> ni<sup>31</sup>.  
我 这 在 你 那 在 他 那 在  
我在这里，你在那里（不太远的），他在那里（很远）。

- (37) nɔ<sup>55</sup> təhu<sup>55</sup> kɔ<sup>31</sup> uo<sup>31</sup> zu<sup>55</sup> do<sup>31</sup> uo<sup>31</sup> sua<sup>31</sup> pɔ<sup>31</sup> ei<sup>55</sup> sua<sup>31</sup> pɔ<sup>31</sup>.  
牛 那 头 那 村 方位标记 那 走动 这 走动  
那头牛在村里走来走去。

例(34)(35)中的eo<sup>35</sup>“这”和uo<sup>31</sup>、ua<sup>55</sup>ua<sup>31</sup>“那”后接话题标记充当主语。例(36)中的ea<sup>35</sup>“这里”、uo<sup>31</sup>“那里”、ua<sup>55</sup>ua<sup>31</sup>“那里(很远)”都是指示代词，单独充当处所宾语。例(37)中的uo<sup>31</sup>“那”既可以作指示限定词修饰zu<sup>55</sup>“村”，还可以单独用作指示代词，是空间方位指示词u<sup>31</sup>的变体。

### 3. 回指指示词

老姆登话的回指指示词独立性不强，也不能单独使用，需同量词组合成指量短语才能充当句子成分。孙宏开、刘璐(1986:50-51)指出最常用的复指指示词是thi<sup>31</sup>，其主要作用是再一次强调指出前边已经提到过的事物。例如：

- (38) ?nɔ<sup>55</sup> na<sup>31</sup> bɔ̃<sup>31</sup> su<sup>35</sup> thi<sup>31</sup> ?iu<sup>53</sup> ?ne<sup>53</sup> a<sup>55</sup>.  
你 (助词) 打 人 那 个 是  
打你的人是那个人。

在老姆登话中，表达指的定指指示词u<sup>31</sup>也可以用作回指指示词，在句子中一般用作句法回指而不表示具体意义，具有一定的回指功能。例如：

- (39) nɔ<sup>55</sup> na<sup>31</sup> bɔ̃<sup>31</sup> su<sup>35</sup> ne<sup>31</sup> u<sup>31</sup> ?iu<sup>53</sup>.  
你 受事标记 打 人 是 那 个  
打你的人是那个人。

比较例(38)和例(39)，可以看出虽然两例中受事都居于句首作话题，但二者也存在明显差异。两例中，回指指示词形式不同，例(38)知之罗话用thi<sup>31</sup>“那”，例(39)老姆登话用u<sup>31</sup>“那”。而且，两例语序不同，知之罗话?ne<sup>53</sup>“是”的位置在句末，而老姆登话ne<sup>31</sup>“是”的位置却在宾语u<sup>31</sup>?iu<sup>53</sup>“那个”之前。

综上所述，老姆登话的空间方位指示词后接方位标记，它的作用主要是指出被指示物的地理位置和空间范畴，而定指指示词多与量词或话题标记结合，用来指示比空间方位更为突出的人或事物的性质、形状或者方式以及时间范畴等等。老姆登话的定指指示词可能就是由空间方位指示词发展而来的，这说明空间方位指示词的功能已经开始泛化，但其空间义仍旧保留在定指指示词当中，只不过定指指示词更强调其所指示的人或物的数量，空间范畴义相对弱化而已。

## 三 怒苏语老姆登话指示词系统的类型学特点

通过与汉藏语系多种语言的比较分析，笔者发现怒苏语老姆登话指示词系统的类型学特点主要表现在语音屈折、象似性、空间性等级序列和语法化路径等方面。

### (一) 语音屈折

就构成形式而言，老姆登话指示词可以用语音屈折手段来表达相应的静态空间范畴，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类型：

#### 1. 声母屈折型

声母屈折主要是通过声母的变化来区别意义，不同的声母形成最小对比对。怒苏语老姆

登话的近指指示词  $\text{ea}^{35}$  “这”和远指指示词  $\text{tcha}^{35}$  “那”的韵母和声调均同，仅靠声母对立区别意义，而更远指指示词  $\text{ua}^{55}\text{ua}^{31}$  的声母尽管已经脱落，但都保留了元音 a。类似的还有桃坪羌语的指示代词  $\text{tsa}^{33}$  “这”和  $\text{tha}^{33}$  “那”（孙宏开 1981:80），藏语拉萨话的高指单数指示词  $\text{ja}^{12}\text{ki}^{54}$  和低指单数指示词  $\text{ma}^{12}\text{ki}^{54}$ 、高指双数指示词  $\text{ja}^{12}\text{ŋi}^{54}$  和低指双数指示词  $\text{ma}^{12}\text{ŋi}^{54}$ 、高指复数指示词  $\text{jā}^{12}\text{tsho}^{54}$  和低指复数指示词  $\text{mā}^{12}\text{tsho}^{54}$ ，也是以声母的不同来区别高低指（金鹏 1983:65-66）。徐琳等（1986:39）指出怒江傈僳语通过辅音清浊来区别远近，如远指指示词  $\text{ko}^{55}$  比  $\text{go}^{33}$  指示的距离远。常竑恩（1986:40）指出拉祜语近指指示词  $\text{tshu}^{31}$  “这”的声母脱落后就变成远指指示词  $\text{u}^{53}$  “那”。李永燧、王尔松（1986:79）指出在大寨哈尼语的基本指示代词中， $\text{thə}^{55}$  “那”是远指，声母丢失后变成  $\text{o}^{55}$  “那”则表示更远指。

与少数民族语言类似，汉语也有不少方言的指示词属于声母屈折型。詹伯慧（1981:59）指出汉语闽方言指示词也可以通过声母的变化来表示近远指的不同，闽南话（厦门）和闽东话（福州）的近远指指示词都是韵母、声调均同，仅靠声母不同区分。董育宁（2002）指出山西晋语的许多方言点也是以声母的不同来区别远近指指示词，而韵母、声调不变。可见声母屈折型的指示词在汉藏语系的部分语言中较为常见。

## 2. 韵母屈折型

韵母屈折主要是通过韵母的变化来区别意义，不同的韵母形成最小对比对。怒苏语老姆登话的近指指示词  $\text{ei}^{31}$ 、 $\text{eo}^{35}$ 、 $\text{ea}^{35}$ ，尽管声母相同，但是韵母不同，因此所指的意义也不同；远指指示词  $\text{tehi}^{31}$ 、 $\text{tchu}^{55}$  也是如此。徐琳等（1985:39-40）指出怒江傈僳语还可通过元音长短的变化来区别远近，如远指指示词  $\text{ko}^{55}$  比  $\text{ko}^{55}$  指示的距离更远。

## 3. 声调屈折型

声调屈折主要是通过声调的变化来区别意义，不同的声调形成最小对比对。怒苏语老姆登话的远指指示词（低指或下指） $\text{ma}^{31}$  和  $\text{ma}^{35}$ ，前者指示空间方位，后者为前者的变调形式，指示人或事物。蒋光友（2010:64）指出基诺语是通过声调的变化来区别空间范畴，如远指  $\text{khr}^{31}$ 、稍远指  $\text{khr}^{35}$ 、更远指  $\text{khr}^{53}$ 。

## （二）象似性

储泽祥、邓云华（2003）认为生活于高山或河谷地带的民族，其语言的指示代词重视所指对象与说话人的位置、方向，正是象似性的一种表现。因此，怒苏语多分指示词系统的象似性反映了指示词所表征的指示空间与怒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山川走向有密切的关系，认知背景较为独特。

### 1. 空间象似性

怒族长期居住在滇西北地区怒江和澜沧江流域，峡谷两岸的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层峦叠嶂，悬崖陡峭。由于地形关系，怒族用复杂的指示词系统来指称所指对象与说话人的位置和方向。怒苏语和阿依语的指示词（孙宏开、刘光坤 2005:80）相似，也是先分为近指和远指，再根据当地山势、河流的地理位置把远指分为高指、平指和低指。怒苏语和阿依语具备高、低区别性特征的远指指示词是怒族人民在高山峡谷地带生活的缩影，也是怒族人民在非水平距离上进一步区分高低层级指别的例证。

戴庆厦、徐悉艰（1992:55）指出景颇语的远指指示代词也有高、平、低的区别，傈僳语（徐琳等 1986:40）、毕苏语（徐世璇 1998:94）等语言的指示代词也有横直方向和上下方向之别，并且相互交叉，形成复杂的指别系统。

## 2. 语音象似性

### (1) 元音象似性

#### ① 闭近开远律和前近后远律

Sapir (1929) 指出相对于中指和远指形式而言，近指指示词的元音倾向于高与前。陆丙甫、谢天蔚 (Lu & Xie 2002) 赞同 Woodworth (1991) 的论述，即在英语和汉语中，指向的指示词的元音比指近的指示词的元音音频更低，并作了功能上的解释，即低音传得比较远。

在怒苏语老姆登话方位指示词中，近指方位指示词  $\text{ei}^{31}$  和远指方位指示词  $\text{ma}^{31}$  (低指或下指) 的区别性特征不仅符合上述特点，也符合刘丹青、陈玉洁 (2008) 提出的指示词象似性原则 II “响度原则” 中的元音象似性序列 “A. 闭 < 开 (闭近开远律)”，即以元音 i 作为近指指示词的区别性元音或以元音 a 作为远指指示词的区别性元音。珞巴族崩尼—博嘎尔语的近指指示词  $\text{ei}$  和远指指示词  $\text{a}$  (欧阳觉亚 1985:33)、绍兴柯桥话的近指指示词  $\text{ie}^{\text{?55}}$  和远指指示词  $\text{ha}^{\text{?33}}$  (盛益民 2012)、现代英语的近指指示词 this “这” 和远指指示词 that “那”，也都是以元音 i 作为近指指示词的区别性元音或以元音 a 或 a 作为远指指示词的区别性元音。现代汉语的近指指示词 “这” 和远指指示词 “那”，虽然近指指示词 “这”的元音是 e，舌位低于元音 i，但也符合 “闭近开远律” 和 “前近后远律”。

刘丹青、陈玉洁 (2008) 进一步提出以元音 i 作为近指指示词的区别性元音、以元音 u 作为远指指示词的区别性元音，这种元音象似性的预测是符合语音象似性的。怒苏语老姆登话表近指的基本方位指示词  $\text{ei}^{31}$  和表远指的基本方位指示词  $\text{u}^{31}$  (高指或上指)、 $\text{tehu}^{55}$  (平指)，以及闽语沙县方言中的近指 [ia] 和远指 [uo] 都符合这种元音象似性假设。

怒苏语老姆登话的近指指示词  $\text{ei}^{31}$ 、 $\text{eo}^{35}$  “这” 和远指指示词  $\text{tehi}^{31}$ 、 $\text{tehu}^{55}$  “那” 相对，尽管声母、韵母和声调都不相同，但根据语音象似性原则，这一对指示词的元音既符合前面所说的元音象似性序列的闭近开远律和前近后远律，声调也符合象似性原则 III “重度原则”的象似性序列 (降 < 平)，即高平调的  $\text{tehu}^{55}$  “那” 比低降调的  $\text{ei}^{31}$  “这” 所指更远；同理，远指  $\text{tehi}^{31}$  “那” 比  $\text{tehu}^{55}$  “那” 所指的空间距离要近一些，尽管只有声母相同，韵母和声调都不同，但也符合闭近开远律和前近后远律以及声调的重度原则。

#### ② 高上低下律

怒苏语老姆登话基本方位指示词表远指的  $\text{u}^{31}$  (高指或上指) 和  $\text{ma}^{31}$  (低指或下指) 相对，尽管声母、韵母都不相同，但我们可根据语音象似性原则来分析。在这一对指示词中，高元音 u 表 “高指或上指”，低元音 a 表 “低指或下指”。也就是说，在有纵向 “高—平—低” 三分的指示词中，指 “高而上” 的指示词的元音比指 “低而下” 的指示词的元音音频更高，功能上的解释就是：高元音趋向于指高而上，而低元音趋向于指低而下。例如傈僳语 (徐琳等 1986:39-40) 指示词  $\text{nio}^{33}$  指上边和这边，而  $\text{dzo}^{33}$  指下边和那边，因为半高元音 o 比高元音 i 的舌位要低一些。

### (2) 音长象似性

刘丹青、刘海燕 (2005) 指出崇明方言的 “埃” 在语篇中可以几个配合使用，并用拖长声音来表示更远指，用时间之长来模拟空间距离之长。怒苏语老姆登话用远指指示词  $\text{u}^{31}$  (高指或上指) 加 a 的重叠式  $\text{ua}^{55}\text{ua}^{31}$  指更远的地方，声音拖得越长，距离越远，符合刘丹青、陈玉洁 (2008) 提出的重度原则 “重读、长音、重叠等形式指示的距离比相应的非重读、非长音、非重叠形式指示的距离远”。景颇语 (戴庆厦、徐悉艰 1992:29)、载瓦语 (徐悉艰、

徐桂珍 1984:49)、傈僳语(徐琳等 1986:39-40)等语言的远指指示代词也用拉长声音的形式表示距离远,而白语(徐琳、赵衍荪 1984:20)则和怒苏语一样,使用重叠形式  $ta^{35}ta^{44}$  “那儿”指示距离更远。

### (三) 空间性等级序列

储泽祥、邓云华(2003)指出指示代词空间性越强,情况越复杂,多分的可能性也越大。跨语言考察表明,指示词不同本体范畴的指示距离切分细度遵循“处所>个体>时间>程度、方式”这个等级序列,左边的本体范畴指示距离的切分细度高于或等于其右边的本体范畴。

在怒苏语老姆登话中,作为原型的充当指示限定词的空间方位指示词首先出现,随后通过隐喻或泛化机制表现出连续性的空间性级差序列:空间方位指示词>人或事物指示词>时间指示词,空间性由强到弱,其中前面的方位指示词空间性最强,后面的时间指示词空间性最弱。这一序列的内部联系因素是空间性,通过隐喻或泛化机制从空间域透射到时间域等非空间域。

### (四) 语法化路径

李如龙(2001)指出“个”在上古汉语中就用作量词,到了中古和近代汉语中又兼用作指代词和助词。石毓智(2002)指出量词的定指用法是结构赋义现象,量词经过指示词这一中间环节可以发展为结构助词。陈玉洁(2007)认为,即使指示词可以来源于量词,但至少在向定语标记演变的路途中,量词不必先发展为指示词,然后沿着“指示词—结构助词”的语法化路径演变为定语标记,而是有自己发展为定语标记的路线。

在怒苏语老姆登话中,表示单数的指示词  $ei^{31}$  不仅可以指示空间方位、人或事物以及时间,而且还和量词  $ei^{31}$  同音异义。例如:

$dza^{55}tchi^{55} thi^{53} ei^{31}$	一种事物	$ia^{31}lo^{35} thi^{53} ei^{31}$	一样东西
事物	一 种	东西	一 样

而表示双数和多数的指示词  $ea^{35}$  “这”和数词  $ea^{35}$  “百”不仅语音相似,意义之间也有关联。 $ea^{35}$  “百”表示多数的意义, $ea^{35}$  “这”也是指示数量较多的事物,例如  $thi^{53}ea^{35}$  “一百”、 $ea^{35}m^{55}sɔ^{55}ŋi^{31}$  “这两三天”。在老姆登话中,近指指示词  $ei^{31}$  和量词  $ei^{31}$  声韵调皆同,二者之间或有密切联系。语气助词  $ei^{55}$  在语音形式上,也显示出与前二者关系密切。例如:

(40)	$ei^{31} ne^{31}$	$tchu^{31}ma^{31} ia^{31}lo^{35}$	$thi^{53} ei^{31} ei^{55}?$
这 话题标记 什么 东西 一 量词 语气助词			

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在例(40)中,老姆登话的近指指示词  $ei^{31}$  与量词  $ei^{31}$  的声韵调皆同,与语气助词  $ei^{55}$  的声母和韵母相同,只是声调由低降调变成高平调。老姆登话的近指指示词  $ei^{31}$ 、量词  $ei^{31}$  与语气助词  $ei^{55}$  是否有关,是否有密切的联系,是否属于声调屈折,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怒苏语指示词的发展路径是否与汉语一样,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值得深入研究。

## 四 结语

从上述对怒苏语老姆登话指示词的分析中,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一) 老姆登话的指示词里有用语音屈折来区分空间距离及指别功能的现象,这种语音交替和静态空间范畴下的语义系统关系紧密。

(二) 老姆登话不仅具有横向、纵向两套指示词系统，还可以分为指示限定词、指示代词和回指指示词，属于“指代兼有”的已分化型。其中，指示限定词的句法特点是主要用作限定成分(修饰语)，不能用作独立句子成分；而指示代词可以独立用作主、宾语等论元成分。

(三) 由于受到现代汉语“指示词+(数量词+)名词”结构的强烈影响，老姆登话指示词的位置有从位于其所限制的名词中心语的后面移到名词中心语前面的发展趋势。黄成龙(2007:162)认为“当指示代词加量词(DEM—CL)短语单独修饰名词时，既可以出现在名词之前，也可以出现在名词之后”，相对而言，“指示代词出现在名词之前的频率要比出现在名词之后的比例要高些”(黄成龙 2003)。在这种普遍趋势之下，老姆登话指示词前置或后置于所限制名词这两种语序并存的时间应该不会太久。除了语言自身的演变因素，母语人的语言态度和使用选择对于最终哪种语序能够在竞争中胜出可能也会起到较大的影响和作用。

## 参考文献

- 薄文泽. 2006.《泰语的指示词——兼谈侗台语指示词的调查与定性》，《民族语文》第6期.
- 常竑恩. 1986.《拉祜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陈玉洁. 2007.《量名结构与量词的定语标记功能》，《中国语文》第6期.
- 储泽祥、邓云华. 2003.《指示代词的类型和共性》，《当代语言学》第4期.
- 戴庆厦、徐悉艰. 1992.《景颇语语法》，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董育宁. 2002.《山西晋语指示代词的几个特点》，《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6期.
- 高 韬、周俊勋. 2018.《南部羌语指示词与名词的词序问题》，《语言科学》第3期.
- 黄成龙. 2003.《羌语名词短语的词序》，《民族语文》第2期.
- 黄成龙. 2007.《蒲溪羌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黄成龙. 2016.《羌语的空间指示系统》，载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主编《庆祝戴庆厦教授80华诞文集》第119-1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洪 波、黄 涓. 2022.《巴别壮语的指示词研究》，《语言研究》第3期.
- 蒋光友. 2010.《基诺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金 鹏主编. 1983.《藏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李如龙. 2001.《闽南方言的结构助词》，《语言研究》第2期.
- 李永燧、王尔松. 1986.《哈尼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刘丹青. 2008.《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丹青、陈玉洁. 2008.《汉语指示词语音象似性的跨方言考察(上)》，《当代语言学》第4期.
- 刘丹青、刘海燕. 2005.《崇明方言的指示词——繁复的系统及其背后的语言共性》，《方言》第2期.
- 陆天桥. 2013.《侗台语指示词的语音交替及句法特征》，《民族语文》第3期.
- 欧阳觉亚. 1985.《珞巴族语言简志(崩尼—博嘎尔语)》，北京：民族出版社.
- 盛益民. 2012.《绍兴柯桥话指示词的句法、语义功能》，《方言》第4期.
- 石毓智. 2002.《量词、指示代词和结构助词的关系》，《方言》第2期.
- 孙宏开. 1981.《羌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孙宏开、刘光坤. 2005.《阿依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孙宏开、刘 璐. 1986.《怒族语言简志(怒苏语)》，北京：民族出版社.
- 徐 琳、木玉璋、盖兴之. 1986.《傈僳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徐琳、赵衍荪. 1984. 《白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徐世璇. 1998. 《毕苏语研究》，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 徐悉艰、徐桂珍. 1984. 《景颇族语言简志（载瓦语）》，北京：民族出版社。
- 詹伯慧. 1981. 《现代汉语方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 张济民. 1987. 《苗语川黔滇方言的指示词》，《贵州民族研究》第4期。
- Diessel, Holger. 1999. *Demonstratives: Form, Func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apir, Edward. 1929. A study in phonetic symbol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2(3): 225-239.
- Woodworth, Nancy. 1991. Sound symbolism in proximal and distal forms. *Linguistics* 29(2): 273-300.
- Lu, Bingfu and Tianwei Xie. 2002. On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grammatical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7(1): 111-130.

## **Demonstratives and Their Spatial Categories in the Laomudeng Dialect of Nusu**

**TAN Liya and CHEN Haihong**

**[Abstract]** The demonstratives in most languages are generally divided along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into the proximal and distal or into the proximal, medial and distal, while the demonstratives in the Nusu language in Yunnan not only have the horizontal trichotomy of proximal, medial and distal, but also have the vertical three-part high-level-low division. In terms of grammatical functions, the demonstratives of Laomudeng Nusu not only serve as demonstrative determiners, but also have the derived syntactic functions of demonstrative pronouns. Some demonstratives can indicate both singular and plural reference, and are even homonymic with classifiers. In terms of means of realization, the demonstratives of Laomudeng Nusu not only express the spatial category by means of phonological alternation, but also show a certain sequence of spatial difference by means of metaphor or generalization mechanism. The complex demonstrative system of Laomudeng Nusu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Nu people as well as the directions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showing certain spatiality, continuity and iconicity and having a unique spatio-temporal cognitive background.

**[Keywords]** Nusu language    Laomudeng dialect    demonstrative    spatial category  
phonological alternation

(通信地址：谭丽亚 650224 昆明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650504 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